

女仙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女仙外史

五

〔清〕呂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卜兌卦聖主驚心

訪震宮高人得病

却說錢芹自建文十六年夏四月在開封府辭別了軍師去請龍輿復位。他是草茅布衣從未瞻謁天顏。原要約同史彬鄭洽去的。那時廣陵甫定。沿江兩岸各有重兵把守。南來北往的總不許行走。錢祭酒却從維揚而走通州。到如皋渡海至江陰。便達吳門。史彬與錢芹原是素交。濶別已久。只道是死生不能再會的。今忽遠歸相訪。又約同請帝主復位。史彬不勝大喜。卽同起身到浦江約了鄭洽。自衢州而至江西。轉入湖廣。達黔中。抵雲南之和曲州。尋至獅子山之半岩。深林密箐。逶迤曲折。在層巒幽奧之處。得

一茅菴。顏曰。白龍善取白龍魚服之意。史彬啓扉而入。止有五椽。帝獨坐蒲團之上。病容憔悴。孤影淒涼。三人泣拜於地。帝喜極而悲。相對大慟。史彬亟問希賢等何在。帝曰。不能應。賢皆卒於鶴慶山之大喜菴。止剩程濟一人。因我足疾未愈。下山求藥。今日止。食得一盞糜粥。不特無濟。米亦無人炊爨。言未畢。帝與三人。又不覺失聲慟哭。史彬等泣奏道。這次因錢祭酒匆匆起程。未曾帶些方物。幸囊中有意以米。尚可充饑。帝言。我正不識錢祭酒。無從思想。史彬就將錢芹同姚善勤。及今始末具奏。鄭洽便去拾取松枝。汲泉敲火。煮蕚以仁粥。送至帝前。帝畧進少許。向史

鄭二人曰：錢祭酒草野之士，乃始則勤王，洎而被賊，今又訪朕於萬里之外，自揣德薄，以致飄零，何克當此愛戴？史鄭齊聲曰：錢芹匪止請謁聖容，特爲奉迎聖駕復位而來。錢芹因奏帝師軍師與耆舊大臣忠義子弟及四海黎庶仰望聖主回鑾甚切。今者淮揚已拔，中原亦定，取南取北易如反掌。內外文武均有職事，唯臣乞得閒身，可以跋涉。特約二臣同來敦請。伏惟聖主不以草茅而責之，臣實幸甚。帝喜曰：朕足疾未愈，身體未健，爾等且暫住於此，相商就道。次日，程濟已乞得藥餌，并齋米回來，與三人相見，各敬獻一番，備述了來意。帝謂程濟曰：朕今欲往，未知將來

始終汝其爲我卜之。濟乃焚香布蓍。與諸臣隨帝向南禱拜畢。筮得兌之歸妹。濟愕然失色曰。大凶大凶。此行斷乎不可。錢芹等詢其卦繇。濟曰。兌主口舌。而屬金。金者刀兵之象。口舌者釁變之端。方今春令。金未能勝木。自然無事。一交夏令。火來尅金。其勢必敗。且太歲干支皆金。必與火戰。戰則危亡矣。又歸妹女之終者也。看起來大師一去而帝師之事已畢。必將飄然遠舉。則內之釁變生。而外之兵戈亦至。與其不能終始。莫若再觀動靜。庶無後悔。帝沈吟曰。這不負了他十幾載辛勤戎馬之功麼。隨問三人。汝等詳察可否。各抒已見。以定行止。何如。鄭洽先對曰。臣未至

濟南實不敢臆測。史彬曰：臣雖到過濟南，見過他君臣，亦未能逆料將來。唯帝師確是金仙降世，不戀塵埃富貴的。若大師復位，則君臣之禮既有難言，而男女之嫌又復易起。卦兆之飄然遠舉，乃理之所必然，亦勢之所必至。帝師一去，脫有內釁外侮，又誰得而禁之？程道人所慮是也。錢片奏道：史彬程濟言帝師行止，自是無錯，但臣與呂軍師周旋數月，見其作用真命世奇才。所謂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者，又高咸寧向爲鐵鉉謀士，丹心凜如白日，至景鑑方曾諸公之子，皆爲君父大仇，莫不同心合德，自能爲陛下削平逆賊，奠安王室。何在乎帝師之高飛遠舉哉？鄭洽曰：

祭酒之言。誰曰不然。然亦有說焉。人心不同。咸如其面。那能人人忠義。个个同仇。卽如大師富陽之日。在廷諸臣。誰忠誰奸。誰能辨得。不到利害關頭。安見薰蕕各別。帝師不去。似乎萬人一心。帝師一去。或亦人各有心。安能以二三人之忠。而槩其餘哉。程濟曰。鄭希之。言真勸得破。帝又問史彬曰。向者高熾請的。江西張道人。斬了他一个猴精。朕雖未目擊。但得之道途傳聞。果有此事麼。史彬對曰。然。誠有之。臣亦不能知其委曲。帝曰。若無此一端。朕已早赴濟南。日復了大位。再圖始終。只爲此事可疑。所以向者躊躇未定。目下卦兆。又見大凶。朕之不往矣。程濟曰。若回絕。



他不往。則又不可。當日在神樂觀卜得坤卦第三爻无成有終。臣已斷定。今日之歸妹亦正與此四字相合。大約主其事者皆實心爲國。所云大凶之象不生於其下。則發於其外。豈可并忠義而絕之。臣有一策。莫若暫以足疾辭之。而諷其直搗北平。殲彼燕寇。然後大師竟據北關而復位。則已無外侮。卽有內釁。容易消除。至若金陵高熾。自可掃撫之以徙封於他處。鄭洽曰。彼亦不服。當如之何。程濟曰。縱使南北平分。然自古以來。北可并南。南不能兼北。以士馬之強。總在西北。這且至復位後。再行商確。史鄭二人皆以程濟之言爲善。唯錢芹又奏曰。變輿不往。則忠義失望。

臣遺老必致散去。莫若先發手詔。俾臣等齎赴闕下。令  
旨興兵討寇。聖駕徐徐而來。駐蹕荆襄之上游。以俟北平  
抵定。燕幾可以安慰人心。帝先思一會。謂程濟等錢芹之  
言深爲社稷。豈可空言以復之。朕之子文燧。今已長成。現  
在黔中黎平地方。先去尋他。送至濟南。權爲監國。再有朕  
祭死難諸臣之文。及從亡諸臣之列傳百餘篇。皆朕之親  
筆。再有懷想宮闕諸詩一并封去。俾諸臣見之。如見朕顏  
何如。四臣皆泣而頓首曰。聖裁甚善。其祭文與列傳。皆係  
原稿。唯詩另錄一冊。畧記數首於左。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

龍歸滄海君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流。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右題金竺羅永菴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癘千層迴。  
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

右題鶴慶大喜菴

露滴松梢濕衲衣。峨眉山半月輪微。登臨不待東來首。  
遙見雲從故國飛。

右登峨眉山口占

霸氣蒼涼事已非。荒臺故蹟尚依稀。楚歌趙舞今何在。

但見春禽繞樹啼

右登章臺懷古

帝親手寫畢。與文章合作一卷。加以緘封。上題祭酒錢芹。轉奏帝師睿覽。錢芹拜手而受。帝復諭曰。朕病未痊。須得一二人陪侍。史彬留在於此。汝與鄭洽二人。可至黎平。會長官家。問有廖平。於某年寄養的曾文燧。本姓朱氏。一會着了。便述朕命。同赴濟南監國。或卽登基。亦無妨於大體。比不得唐肅宗靈武卽位也。那時朕回宮靜養。以娛晚景。更覺遂意。錢芹又奏。臣等去訪東宮。必有个憑據。纔好。若只空言。彼處如何肯信。帝曰。朕父子別已十年。如今相會也認不得。當日東宮臂上。帶着一副漢玉雕成玲瓏盤龍。

的錫兒倉皇之際。跌壞其一。只這句話當作憑據罷。錢芹  
鄭洽遂拜辭啓行。且問帝命太子。怎在黎平冒姓了曾氏。  
還未分明。今來由當帝出亡之日。太子止有四齡。勢不能  
攜挈同行。兵部侍郎廖平。泣請於帝。匿之而去。廖平原籍  
襄陽。帝往還吳楚。每至其家。不免爲人知覺。就有奸臣密  
告於燕王。燕王卽發緹騎抄家查勘。幸虧先一日有黎平  
曾姓客於襄陽。與廖兵部契厚。潛以東宮託之。攜入黔中。  
迨緹騎至。察勘無獲。燕王不能加以殺戮。乃籍沒其產。流  
徙於蜀。後廖平訪帝於大喜菴。已經逐細奏明。所以建文  
帝向知太子在曾長官家也。那時黔中尚未設有藩臬道。

府者屬流官土目所轄。以此安然無事。鄭洽二人不則一日。尋到思州地方。凡屬曾氏排家訪問。有云原是廖兵部領回川中去了。大抵認不得二人。以此推辭。賺到四川同了廖平來。自然交還的。莫道蠻夷無信。這就是他不輕負託之意。於是二人復返成都。訪至廖平流寓所在。問時恰又到行在。請安去了。鄭洽道。如今有個道理。先生先到濟南復命。待我仍至帝所。自然遇着廖司馬。同他再往黎平。迎請東宮。豈不兩便。錢芹道甚妙。於是分手而別。錢芹下至夔江。一路害起病來。總爲始而勤王。大志不申。今請復辟。素心未遂。一團忠義之氣。結成憤鬱。萬里間關。路途辛

云。又受了些春寒暮年之人。如何禁得。正合着古詩兩句。

疲馬山中愁日暮。孤舟江上畏春寒。

幸而一葉扁舟。已達荊州。呂軍師卽令請人帥府。見其病體困頓。不便問及復命。過了幾日。愈加沈重。軍師醫理通神。早知不起。遂緩言於祭酒曰。先生脫有不諱。迎鑾大事。誰能代奏。愚意不妨從容寫成一稿。以備意外。錢芹回言某已念及於此。軍師隨令善書者捉筆代草。祭酒逐句念出大畧云。

臣芹同史彬鄭洽。直至滇南武定府之獅子山。幸得覲

帝於白龍菴內帝久患足疾龍顏憔悴聖體尪羸不能  
命駕奉帝俞旨令鄭洽及臣前往黔中之思州會長官  
司家敦請東宮先來監國不意曾姓以昔日兵部侍郎  
臣廖平付託必欲原人見面臣等隨訪至西川兩月有  
餘方得住址而廖平又於數日前赴行在請安矣鄭洽  
遂與臣分路令臣先復帝師之命洽一遇廖平卽請元  
儲與帝駕同幸濟南也獨是臣年衰福薄不獲追陪耆  
舊之班觀聖明之大典仰負帝師栽培死有餘憾外皇  
帝勅付祭文列傳并詩一函命臣轉奏帝師睿覽定奪  
呂軍師看了方知錢芹已經面聖復位有期心切欣喜遂



略爲潤色。繕成疏表。越三日。錢芹大呼聖主。何時復位。三  
聲而卒。軍師亦爲揮涕。隨草疏爲請。贈諡。並錢芹遺表。飛  
奏闕下。開府姚襄親視含殮。撫棺慟哭。後卜葬於荆山之  
陽。贈爲方外少宗伯。迎鑾使云。漫云死死生生者。舊不歸  
行闕。誰知先先後後。後又盡達明廷。看下同敘。出何如。  
魯大司成曰。文章之妙。令人喜而擊節。怒而髮指者。爲  
難。能令人悲而墮淚者。尤爲更難。昔人云。讀出師表而  
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夫以千古以上之人之文。而能  
墮千古以下之人之淚。非神明之有相感哉。今余讀錢  
芹請建文帝復位一篇。亦不禁隕涕。當與武侯二篇鼎